

人生長恨

崇禎 皇帝

第二部

燕山雲冷

原價：350元

特價 **199** 元

作者 胡長青



崇禎皇帝・燕山雲冷

◎胡長青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崇禎皇帝・燕山雲冷／胡長青 著；-- 第一版.

-- 臺北市：大地, 2004〔民93〕

面； 公分-- （歷史小說；10）

ISBN 986-7480-00-7（平裝）

857.7

93001292

歷史小說 10

崇禎皇帝・燕山雲冷

作 者：胡長青

創 辦 人：姚宜瑛

發 行 人：吳錫清

主 編：陳玟玟

美術編輯：黃雲華

出 版 者：大地出版社

社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103巷104號1樓

劃撥帳號：0019252-9（戶名：大地出版社）

電 話：(02)2627-7749

傳 真：(02)2627-0895

E - m a i l：vastplai@ms45.hinet.net

印 刷 者：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一版一刷：2004年3月

特 價：199元

Printed in Taiwan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（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目錄

第一回	平冤獄恩旨贈封號	行枚卜絳籤選閣臣	0
第二回	開經筵君主喻國策	走邊關將軍偵敵情	0
第三回	論臣道品茗汰劣相	量刑法翻案現妖書	0
第四回	話前塵嚴旨焚要典	遭暗戲冷面犯帝顏	0
第五回	召平臺名將對良策	息兵變寧遠走單騎	0
第六回	欠糧餉亂兵擒主帥	問方略驛站訪元戎	0
第七回	皇太極議征林丹汗	李喇嘛求款後金兵	1
第八回	籌餉銀周侍郎得寵	食蟹會田禮妃奪魁	1
第九回	吐怨言劉鴻訓謫戍	報師恩瞿式耜徇私	1
第十回	遭算計寵臣懷暗恨	遊湖山主考聞玄機	2

第十一回	發奸謀秀才鬧貢院	問舊案君王罷會推	2
第十二回	隱亂情巡撫施棍棒	查真相欽差闖筵席	2
第十三回	議賑災節流裁驛站	償債銀逼門難豪傑	2
第十四回	定逆案無情除閹黨	登小島大意遇險情	2
第十五回	顧大局規勸情切切	斬驍將回師意迷迷	2
第十六回	聞警訊馳援失方寸	避鋒芒假遁逼京城	3
第十七回	讚忠勇暢飲慶功酒	知悔悟大戰廣渠門	3
第十八回	范文程巧施反間計	袁崇煥羈身鎖撫司	3
第十九回	寫蠟書勸歸祖大壽	貪厚祿出賣袁督師	3
第二十回	破東林奸佞做閹老	毀長城大帥遭副刑	3

崇禎皇帝・燕山雲冷

◎ 胡長青
著

崇禎皇帝（第二部）

燕山雲冷

目錄

第一回	平冤獄恩旨贈封號	行枚卜絳籤選閣臣	0
第二回	開經筵君主喻國策	走邊關將軍偵敵情	0
第三回	論臣道品茗汰劣相	量刑法翻案現妖書	0
第四回	話前塵嚴旨焚要典	遭暗戲冷面犯帝顏	0
第五回	召平臺名將對良策	息兵變寧遠走單騎	0
第六回	欠糧餉亂兵擒主帥	問方略驛站訪元戎	0
第七回	皇太極議征林丹汗	李喇嘛求款後金兵	1
第八回	籌餉銀周侍郎得寵	食蟹會田禮妃奪魁	1
第九回	吐怨言劉鴻訓謫戍	報師恩瞿式耜徇私	1
第十回	遭算計寵臣懷暗恨	遊湖山主考聞玄機	1
			0
			0
			9

第十一回	發奸謀秀才鬧貢院	問舊案君王罷會推	2
第十二回	隱亂情巡撫施棍棒	查真相欽差闖筵席	2
第十三回	議賑災節流裁驛站	償債銀逼門難豪傑	2
第十四回	定逆案無情除閹黨	登小島大意遇險情	2
第十五回	顧大局規勸情切切	斬驍將回師意迷迷	2
第十六回	聞警訊馳援失方寸	避鋒芒假遁逼京城	3
第十七回	讚忠勇暢飲慶功酒	知悔悟大戰廣渠門	3
第十八回	范文程巧施反間計	袁崇煥羈身鎖撫司	3
第十九回	寫蠟書勸歸祖大壽	貪厚祿出賣袁督師	3
第二十回	破東林奸佞做閹老	毀長城大帥遭劓刑	3

第一回

平冤獄恩旨贈封號 行枚卜絳籤選閣臣

早朝已過，崇禎將四位閣臣留下，都賜了座，身邊隨侍的太監忙將捧著的黃龍緞袱，輕輕放在御案上，褪去黃袱，露出一個精巧的紅木小匣，用鑰匙打開木匣的銅鎖，撕開黃紙封條，裡面赫然是一個密封的摺子。

入了臘月，漸近年關，早晨起了一場厚厚的大霧，五步以外不見人影兒。近午時分，濃霧方始飄散，露出一團橙紅的日頭，朦朧無光，天漸漸放晴。正值望日，暮色初起，東方天際生出一輪圓月。雪後初晴，夜空如洗，萬里澄澈，星漢格外燦爛，飛簷廊角滴垂凝結的冰凌晶瑩閃光。

三九冬深，滴水成冰，滿目的肅殺淒冷，乾清宮裡卻溫暖如春。

晚朝已散，東暖閣明燭高燒，崇禎坐在嵌螺鈿紫檀條几後朱批著奏章，紫銅火盆裡滿堆著上好的紅羅炭，藍藍的火苗將銅盆燒得通紅，條几上那座小巧的鑲金自鳴鐘滴答不停。

崇禎略一抬頭，見戌時將盡，望望餘下的一摺奏章，將身子直起，一旁隨侍的小太監曹化淳見了，彎腰輕聲笑道：「聖躬宜稍節養。萬歲爺忙了大半夜，該歇息了。」伸手向外一揚，殿外進來一個宮女，懷裡抱著黃龍緞袱，輕步向前，打開緞袱，提出一掛鈿螺剔紅的兩層小食盒。片刻間，一個盛著冰糖燕窩湯的成窑青花蓋碗、一把銀匙和幾粒虎眼窩絲糖擺在崇禎面前。小宮女將碗蓋揭去，碗內兀自冒著熱氣。崇禎放下朱筆，拿起銀匙，慢慢地把燕窩湯喝完，看著那宮女輕手輕腳地收拾了退下，不由打了一個哈欠，閉目道：「著實有些累了。朕非癡人，豈會不知歇息？只是國家百業待舉，朕心裡急，不敢有絲毫的懈怠。」略停一下，又道：「當年皇兄繼位時，朕曾戲言也要做幾天耍耍，找個樂子。哪裡想到做皇帝竟是天下最苦最累的差事，難怪太祖爺有詩說：百僚已睡朕未睡，百僚未起朕先起。不如江南富足翁，日高一丈猶擁被。並非一味矯情，實在是冷暖甘苦自知之言呀！」

曹化淳接聲道：「可不是嗎！萬歲爺盱食衣宵，日理萬機，竟有些臣子不知為君的艱

難，暗懷怨恨呢！」

「可有什麼風聞？」崇禎不禁一怔，脫口追問。

「也是太祖爺朝的。」

「噢！講來聽聽。」崇禎取了茶盞在手，起身踱步。

「奴婢聽內書堂的先生說起太祖爺，好生仰慕，依理說做臣子的能侍奉這般英主，豈非人生幸事？自該任勞任怨，鞠躬盡瘁了。誰知臨安府有個讀了幾天書叫什麼錢財的，聽他的名字便知道此人好逸惡勞貪財享樂。太祖爺徵他到南京做官，竟不感念，並以上朝爲苦，下朝後閒倚在床頭作了四句歪詩：四鼓咚咚起著衣，午門朝見尚嫌遲，何時得遂田園樂，睡到人間飯熟時。這成什麼話？對得起太祖爺的知遇之恩，對得起天地良心嗎？」

崇禎聽得一口茶險些噴出，笑顏道：「朕聽你說起前朝故事，還道你長了不少學問，幾句話便露了馬腳，卻是只知大概，不求甚解。哪裡是什麼錢財，他名叫錢宰，字子予，是有名的大儒，哪裡只讀了幾天的書！」

「讀書再多，卻不知忠君盡職，又有什麼用處？還不是將書讀死了！啊呀！原來萬歲爺知道，奴婢不敢獻醜了。」曹化淳臉面微紅，神情不禁扭捏起來。雖說入宮將近半年，宮裡的禮儀習練領會不少，然他心裡一想起南城兵馬司的那個小太監，登時忘了天子的威嚴，忍不住露出一些頑皮的天性。

崇禎含笑：「朕倒想看看你還有多少醜沒露出來。」

曹化淳機靈異常，當即回道：「奴婢出些醜，能博萬歲爺一笑，總比錢宰胡亂讀些什麼

書惹太祖爺生氣的好。」忙取壺給崇禎添了熱茶，接講說：「錢宰不曾想到，那些詩句被包藏在窗外的一個錦衣衛檢校筆錄下來並報了太祖爺。次日，太祖爺下朝將錢宰留了，單刀直入問他：『聽說先生昨晚作了一首好詩，不知是什麼樣的奇文，不妨吟出來與朕一同玩味。』錢宰心知事已洩露，害怕詩中的哀怨之情忤怒了太祖爺，登時嚇得大汗淋漓，提筆竟寫不成字了。太祖爺將檢校過錄的紙片擲與他道：『爲文吟詩當發乎情止於禮，先生如何沒由來恁的欺心，朕何時嫌遲了？不如將嫌字改爲憂字，倒也合乎實情，不致湮沒了你的一片忠心。先生以爲如何？』錢宰忙磕頭謝罪，不久上疏求去，太祖爺屁一般地將他放了。」

崇禎聽他言語粗魯，並未責怪，頷首道：「當年太祖爺何等英武，丕基立國，治御天下，海內晏然。國家承平日久，太祖爺以年近不惑之身，一天尙要看兩百多件奏疏，處理四百餘樁事，不得不熬夜，又不得不早起。有時看得頭暈目眩時，便命太監念來聽。太祖爺苦爲什麼？累爲什麼？還不是爲大明江山永固，千秋萬代！」崇禎似是不勝嚮往，眼裡灼灼閃光。

曹化淳垂手鵠立，嚅嚅道：「太祖爺驅除韃虜，一統天下，自是秦皇漢武唐宋祖一流的人物，只是廢中書，罷宰相，事必躬親，日理萬機，似也太過勞累，而臣工們卻落得個清閒自在，放縱得實在不成樣子。」

「太祖爺也是不得已。當年用胡惟庸爲左丞相，深加倚重，不料他竟專權樹黨，似這等狼子野心，如何留得用得？古人說國之利器不可與人，實在是至理名言。以太祖爺之英武聖睿，尚不敢有絲毫的懈怠，朕春秋鼎盛，身體素健，卻也吃得住累的，如何可以忽玩？」崇

禎轉頭瞟他一眼，溫聲道：「朕明白你的心。朕也想垂衣裳而治天下，哪裡有那樣的治世能臣？朕身邊缺人才！朕若不垂範，臣工們何所取法？小淳子，朕當時命你到內書堂讀書，說是報答你在南城兵馬司的救命之恩，躲避魏忠賢的趕殺，其實也想教你成材，日後在宮裡替朕出力。」

「皇恩浩蕩，奴婢心裡感激不盡，只怕驚鈍愚笨，辜負了萬歲爺良苦用心。」曹化淳急忙跪下，聲音不禁有些哽咽。

崇禎抬手道：「起來吧！今後白天要好好用功，夜裡也不必天天來侍候朕。你年紀還小，切不可將光陰虛度了。」

曹化淳點頭道：「萬歲爺也要多保重，事情不是一天能辦完的。外廷四位閣老德高望隆，可替萬歲爺分憂一二。」

「唉！他們並非不才，背上卻都少了根脊梁！」崇禎憤然作色，「平日只知揣摩旨意，專事逢迎，都是好好先生，哪裡有一絲諫言匡正！堂堂一品大員，竟教一個遠在千里以外的小監生也瞧不起，彈劾他們身居揆位，漫無主持。東岳廟會審閹黨，反被攻得體無完膚，騰笑天下。有這等閣臣，朝廷體面何存？」他用手一拍几上的一份奏摺，曹化淳偷眼一瞥，貼黃上工筆小楷寫著「浙江山陰」等字，下面數字被崇禎手掌遮住。

崇禎拿起奏摺道：「這摺子本當由通政司遞上，呂圖南不敢開罪閣臣，以謄寫不合體式，橫加阻撓，胡監生不得已逕自投到會極門，這才到了朕手裡。朕一連數日玩賞此摺，想了許多，朕不是沒有那個監生潑天的膽子，不是不願治他們的罪，朕知道他們當時迫於情

勢，實非得已，本打算留中。誰知他們聽了傳聞，竟聯名具奏，說什麼從來大臣被彈劾，未有爲縫掖書生所數如臣者，負此辱而去，臣等雖身填溝壑終不瞑目。滿紙開脫之言，哪裡有爲君爲國的半片心腸？」

「那萬歲爺不如命他們落職……」曹化淳話剛出口，便看到了崇禎凌厲的目光射來，心裡一驚，知道犯了內官不能干政的祖訓大忌，忙收聲改口道：「今夜萬歲爺翻了翊坤宮袁娘娘的綠頭牌，是將娘娘請來，還是萬歲爺……」。

「請來！」崇禎低頭看著几上的摺子，不住用手摩挲，口中兀自喃喃不止。良久，才起身出了暖閣，轉往乾清宮大殿背後披簷下的養德齋。

養德齋有兩間寢殿，西邊的一間裡面錯金雲紋博山爐內燃著龍涎香，金鈎掛起床幔，床上平鋪著大紅氈、明黃毯，繡花被外一絡微濕的黑髮，一隻裸露的嫩藕玉葱似的臂膊，手指微微彎曲著，饒是隔著被子，下面的人兒依然顯出起伏曲折的豐腴身段。崇禎剛剛由宮女們服侍脫了衣服，並聽殿外一陣嘈雜，正待發怒，一個宮女飛跑進來，驚恐稟告道：「皇爺，月亮沒了。」

「方才還是大圓的月亮，如何竟沒了？難道被你當作糖餅吞了？妄誕！」崇禎似是無端被擾了興致，心下有幾分不悅。

小宮女還道方才慌張禮儀不恭，忙靜氣定神，分辯道：「皇爺，是天狗吞了，不是奴婢。」

崇禎一驚，披衣下床，疾步跨到窗下仰頭看，見那輪圓月已缺了小一半，光影漸漸轉

淡，不多時，竟一片漆黑。崇禎頓無睡意，命宮女們服侍著穿衣出了乾清宮大殿，在廊簷下緩步。此時，皇城外銅盆、銅鑼的敲打聲一片響亂，百姓家家都在驅趕天狗。崇禎抬頭仰觀天象，從紫微垣十五星裡找到紫微帝星，似覺有些晦暗不明，天一星芒角甚大，閃閃搖動。他讀過文淵閣藏的秘本《觀象玩占》、《流星撮要》，還有刻本《天官星曆》，知道這是天下兵亂之象，心頭不由一沉，似是喟嘆一般深深出了口氣。此時，天頂露出一輪彎月，漸漸盈長圓滿，幾個宮女和太監垂手恭立近處，互換著眼色，卻沒人敢上前勸他就寢。

「日食修德，月食修刑。」聽著皇城外面臨落下來鐘鼓聲銅鑼聲，崇禎心頭默然，並想起西漢人董仲舒的那句名言，不由自主出聲。

「皇上！」一隻臂膊柔柔地伸來，拉住崇禎冰冷的手，「董仲舒的話哪裡可信？東漢人王充說得好：『在天之變，日月薄蝕，四十二月日一食，五月六月月亦一食。食有常數，不在政治，百變千里，皆同一狀，未必人君政教所致。』所謂天道遠，人道邇，天象不足畏懼，要害還是人事。」

「也有天命！朕當盡人事而聽天命，不會惟天是從！」崇禎知道袁淑妃跟了出來，開口一笑，轉腕握了她的手。

「皇上，外頭冷，還是進去吧！」

宣武門外，一座兩進的四合大院，便是浙江會館。前院是普通的客房，後院為上房雅舍。前院的東廂房剛剛修葺加高，搭起半人高的木板，改作了戲臺。兩根紅漆的大木柱子分

列兩邊，掛著黑底白粉的楹聯：

地當韋杜城南，鼓吹休明，共效謳歌來日下；

人在粉榆社裡，風流裙屐，恍攜絲竹到山陰。

剛過卯時，四個年輕的書生一色的方巾大袖，回到西廂房的大通間裡，一個略顯瘦弱的青衣書生從書囊中取出一沓紙片，遞與旁邊身材矮小的書生道：「子一兄，這是小弟昨夜改定的訟冤疏本，尚未謄清，恐有不當之處，祈吾兄指正一二。」

那書生轉頭望望青衣書生眼圈淡淡的烏痕，關切道：「太沖，愚兄昨晚見你半夜輾轉難眠，披衣而起，還道你乍到京師，水土不服，誰知你竟是修訂疏本去了。睡了可有兩個時辰？」

青衣書生赧然一笑道：「宗義愚鈍，文思遲緩，既無吾兄的倚馬之才，筆掃千軍，又無之易、茂蘭兩位賢弟的氣魄，只得下些笨工夫。其實小弟也想效仿三位兄弟刺血上書，只是小弟原本孱弱，寫起疏文又恐巾短意長，言不能盡，即便流乾了全身的血，怕也寫不成奏本。實在慚愧之至！」

矮書生雙手接過疏本，昂然道：「大凡物有不平則鳴，我等身負家仇奇冤，無時不想上達天聽。昌黎先生云：文章須以氣盛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賢弟涵詠多日，和淚寫出，想必也是字字帶血的。」旁邊兩個少年聽了，一齊聚攏過來觀看，見上面密密麻麻，以顏體行草書寫，運筆酣暢，墨跡淋漓，可知當時心神極是激蕩。矮書生將疏本擎了，起身高聲吟詠道：